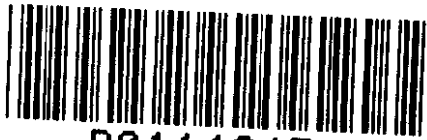


古史辨

【

11.3/189

1057136



80114245

呂思勉
童書業

編著

古

史

辨



RD30/25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 史 辨

七

(全三冊)

呂思勉 童書業 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 印張 40.375

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8,900

統一書號: 11186 · 37 定價: 5.15 元

古史辨

第七冊 下編

呂思勉
童書業 編著

蔣維喬題端



古史辨第七冊目錄

下編（起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訖三十年二月）

三三六 『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二四，十）

童書業

頁數

一 世經中的帝堯陶唐氏

一

二 詩書中的朝代

二

三 論語中的朝代

四

四 『虞夏商周』四代系統的出現

七

五 堯同舜的關係和五帝同屬虞代說

一二

六 陶唐與唐的來歷

一六

七 堯同唐怎樣發生關係

二一

八 『唐虞』一名的出現

二三

九 帝堯陶唐氏一名的實定

二七

三三七 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二五，四）

顧頡剛

三〇

緒言

三〇

二	古代的世官制度	三三
三	春秋時的明賢主義	四二
四	孔子的政治主張及其背景	四五
五	墨子的尚賢尚同說與堯舜禪讓故事	四七
六	墨家內部的禪讓制	五〇
七	禹受命說及舜禹禪讓故事的發生	五二
八	論語堯曰章辨偽	五八
九	禪讓說能在古代社會裏實現嗎?	六三
一〇	戰國時禪讓的實行	六八
一一	戰國儒家所受墨家尚賢主義的影響	七〇
一二	孟荀二子對於禪讓說的態度	七八
一三	道家對於禪讓說的反應	八五
一四	法家對於禪讓說的反應	九一
一五	禪讓說的最後兩次寫定	九六
一六	結論	一〇一

書後

三三八

讀『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 (二八, 四)

楊向奎

一〇七

三三九

九州之戎與戎禹 (二六, 四)

楊寬

一一〇

跋

三四〇

鯀禹的傳說 (二六, 六)

童書業

一三九

一 鯀禹的天神性傳說

顧頡剛
童書業

一四二

二 禹的神職

一五四

三 鯀禹治水傳說的本相與其演變

一五九

四 鯀禹的來源在何處

一七三

五 鯀禹與堯舜的關係是如何來的

一八〇

三四一

夏史三論 (夏史考——五, 六, 七章) (二五, 六)

顧頡剛

一九五

五 啓和五觀與三康

童書業

一九九

六 羿的故事

二二〇

七 少康中興辨

二三三

後記

童書業

二五六

附錄	錢賓四先生來函	二六五
三四二	唐虞夏史考(二八,三)	二六七
一	禪讓說平議	二六七
附	囚堯城辨	二七〇
二	丹朱傲辨	二七一
三	共工禹治水	二七五
四	有扈考	二八〇
五	太康失國與少康中興	二八二
六	論湯放桀地域考	二九〇
三四三	唐虞禪讓說釋疑(二九,一)	二九二
三四四	中國政治哲學與中國歷史中之實際政治(二六,一)	二九六
三四五	天問『阻窮西征』解(二五,五)	三一〇
附函一	楊拱辰致童疑書	三一二
附函二	童疑復楊拱辰書	三一四
三四六	天問『阻窮西征』新解(二六,四)	三一六

附答書	童書業	三二一
三四七	有仍國考 (二五, 七)	三二四
三四八	夏世卽商世說 (二五, 一二)	三三〇
三四九	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 (二二, 一二)	三三三
爰	吳其昌	三三三
士		三四四
季		三四九
王亥		三五二
王恆		三五八
三五〇	評古史辨 (二九, 二)	三六一
附錄一	與楊寬正書 (二九, 三)	三六八
附錄二	上呂師誠之書 (三〇, 二)	三七六
	楊寬	三七六

古史辨第七冊下編

——唐虞夏史考——

三三六 『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

童書業

(二十四, 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六期)

一世經中的帝堯陶唐氏

敘述古帝王的名號系統最詳細完備的，莫過於漢書律曆志所載的世經。世經記堯的帝系說：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

(註一) 張澍說世經這條完全是宋世本帝系篇的，但是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們不能相信。

這是後世所認為毫無問題的記載。就我們看來，單這帝堯號曰陶唐氏一句話便根本不能成立。這『帝堯陶唐氏』一名同什麼『太昊炮犧氏，』『炎帝神農氏，』『少昊金天氏』等等（均見世經）一樣的沒有根據。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冊裏曾說：

唐虞之號不知何自來……

在左傳上舜沒有姚姓，虞亦不言舜胤，堯沒有唐號，唐亦不言堯後，

或猶保存得一點唐虞二國的本相。

我尋求禹和夏，堯和唐，舜和虞所以發生關係之故，以爲這是戰

國僞史家維持信用的長技。

他們覺得堯舜禹都是冥漠中獨立的個人，非各裝在一個着實的地方

不足以使得他們的地位鞏固，於是這些假人經由僞史家的作合，就招贅到幾個真國度裏做主人了！

(頁二一八)

關於這段話後來駁的人不少，他們以爲已把顧先生駁倒了；就是我先看了這段文字，也以爲顧先生的話說得太魯莽些，似乎大段不能成立，但是經過好幾年的研究，才漸漸覺得他這段話雖少有誤處，大致確是不錯的。虞、舜的發生關係較早，它們結合的原因，大約如顧先生所說：「冥漠中獨立的個人，非各裝在一個着實的地方，不足以使得他們的地位鞏固。」但是堯、唐的發生關係原因經過便很複雜了。它們結合的時代也較晚，早則戰國末，遲或竟在漢代。這話說來長，請讓我們從頭慢慢說起。

二 詩書中的朝代

書經除頭兩篇虞夏書不可信已無疑問外，其他如周書各篇稱述古來的朝代同詩經一樣，周以前只有夏、殷兩代：

相古先民有夏……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今時既墜厥命。(書召誥)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同上)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同上)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今惟我周

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多士)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同上)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多方)

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同上)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

(同上)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其在受德啓……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立政)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商頌長發）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引詩）

詩書時代的古史系統，最前的朝代即是夏。（康長素先生云：『蓋古者大朝惟有夏殷而已，故開口輒引以爲鑒。』語見孔子改

制考。）他們對於夏的早世情形已經不大明白了，所以說商的興時，則能歷舉它的先祖（如無逸君奭），而對於

夏，則除末世的桀外，只能說『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等空泛的話，而不能舉出具體的人名來了。

況且立政篇歷舉夏殷周先世的盛德任賢，以爲嗣王取法，那時若有唐虞，則唐虞的盛德任賢最爲後世所稱

道的，它爲什麼不舉呢？我以為那時人的看夏，正同現在人的看黃帝差不多，現在人根據偽史以爲黃帝是

四萬萬同胞的祖先，所以說中國人是黃帝子孫；那時人認夏是中國最早的朝代，所以稱中國爲夏；諸夏華夏

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可憐的偽堯典的作者，把這個名詞記得太熟了，忘了時代的先後，在堯舜的時候居

然說起『蠻夷猾夏』的話來。

（註二）猾夏或作猾擾，這是後人彌縫古說的慣技，不足爲據。案左傳成風已云：『蠻夷猾夏，』史記大傳亦並作猾夏，與

今本尚書合。

三 論語中的朝代

晚於詩書的是論語，論語中除極可疑的『唐虞之際』一章（漆伯篇）外，也只有夏殷周三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爲政)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同上)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同上)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衛靈公)

(註三)『顏淵問爲邦』一章我近來頗疑是漢人的手筆(說詳仲尼不逃堯舜考)，現在姑且把它錄下。論語中有韶樂，

詔乃商湯之樂(張以謨先生以爲夏樂，顧頡剛先生以爲齊樂)，非虞舜樂，說另詳韶樂考。

今本論語中『唐虞之際』一章爲什麼是後人加入的呢？證據有四：

(1) 文句散亂。這章先敘舜和武王的事，下記孔子的評語，『唐虞之際』以下四句；上兩句論舜時事，

下兩句論武王時事，但是文義界限很不分明，上下四句好像是在說一時的事(後人釋際爲後，非)。

最後忽然又說起文王的事來了，真是所謂語無倫次(就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武王的事，仍舊

是語無倫次！)

疑這章是後人雜采他記散簡造成的，所以如此。

(2) 稱『孔子曰』的可疑。崔述說：『論語前十篇稱孔子皆曰「子」，惟對君問始曰「孔子」，尊君

也。先進以下五篇對大夫問亦曰「孔子」固已失之矣，然尙未有徒稱「孔子」者。獨季氏篇始終皆稱「孔子」其爲采之他書甚明。……微子篇亦多稱「孔子」……亦後人所附入可知。

（論語餘說）崔述這話雖略有反證，但他這理論的根本是不能推翻的（論語前五篇雖略有徒稱「孔子」的幾條，但都是有問題的。）案論語此章也稱「孔子曰」則自然也是後人所附入的了。

（3）文義不類而在篇末。錢賓四先生說：「古人書籍皆用竹簡，傳鈔收藏皆不易，又篇皆別行，故篇末空白處傳之者往往以書外之文綴記填入；在本人僅爲省事備忘，非必有意作僞，而後人展轉傳鈔遂以混入正文；先秦古書似此者甚衆，論語亦有其例」（論語要略）。案論語這章適在篇末，而文義又不類，疑與前後「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大哉堯之爲君」及「禹吾無間然」三章（這三章都說堯舜禹，又都有道家墨家的色彩。）統是後人加入的文字。

（4）「唐虞之際」一詞的晚出。在史記中「唐虞之際」一詞連用到八次（條舉見下），其他先秦漢初古書未見連用這四字的，這是論語這章晚出於漢代的確證。

又據我近來的探究，論語中凡說及堯舜的幾條大都可疑（說詳仲尼不述堯舜考）。不僅此章，何況這章中的「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話也都極可疑呢！何況堯爲虞帝之說明著於墨子國語等書中呢（見下）？孔子以前若有唐虞，則「周監於二代」（夏歷）「煥乎其有文章」的唐虞，周爲什麼不監它們呢？

四 『虞夏商周』四代系統的出現

繼儒家而起的是墨家，墨家的書墨子裏說：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

(明鬼下)

(註四) 這文下面說『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敬位。』

王念孫云：『敬與穀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

案這裏說社較

論語添出了虞的一代。

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

(非命下)

(註五) 案此時虞代已有所謂記，則虞之一代當出現已久；墨子書本墨子後學所作，大約虞代即是墨子所提出，以求加於

儒家的夏殷周三代的。

夏商周以前又有虞代，這是墨家的發明。這虞代是從那裏來的呢？代表這虞代的帝王是誰呢？墨子書說：

故惟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尚賢中)

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

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

(同上)

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後世之君子……皆曰：『吾上祖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

(節錄下)

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

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

(天

志中)

故昔也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天志下)

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明鬼下)

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貴義)

原來墨家在禹以前又發見了堯舜，所以就連帶發見了虞代；這虞就是堯舜的國號，堯舜就是虞代的帝王。

但是奇怪：在墨子書裏，實際上雖已有虞夏商周四代，而名稱上仍沿着三代這個名詞；這無非是因爲三代這一個名詞用得太多，上面雖又添出了一代，一時改不過口來，所以糊裏糊塗的混稱四代爲三代了。

自從墨家發見了這個虞代，於是虞夏商周一個系統便成爲述古的方式。先秦的書遵用這個方式述古的話，現在我們把它彙攏來看一看：(下面所舉沒有細檢，恐怕或有遺漏的地方。)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商人禘舜而祖契……周人禘嚳而祖稷……(國語魯語上)

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同上魯語下)

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語八) 左傳襄公二

十四年文全同，不另錄。案此節原文當作：『在虞爲陶唐氏，在夏爲豕韋氏，在商爲唐氏，在周爲杜氏』說見下。)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